

教育危机

The Crisis of Education

◎丁方 Ding Fang

近几年，国内外各种媒体都在评论“中国龙的苏醒”，中国在沉寂了许多世纪之后再度崛起，看来已成定局。一种乐观的估计，中国在2020年左右，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越日本。但日本人并不担心，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中国的教育普遍落后日本85年，中国的发展迟早要被教育拖住后腿。如今，我国的经济实力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如果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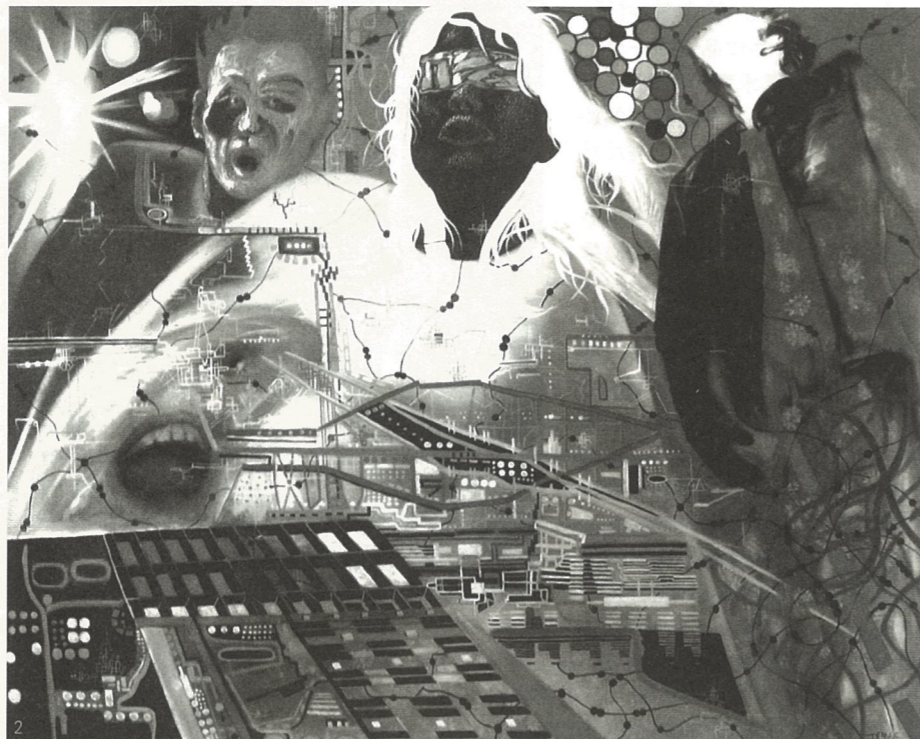


育跟不上，前功尽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作为一个以教育立国并快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岛国，日本太清楚教育在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们的研究结论，对我们与其说是一种猜忌和防备，倒不如说是一个有益的警示。

我的身份既是一位高校的教师，同时也是一名从事艺术实践的当代画家，自然而然地关注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文化艺术将起到的作用，关注中国艺术的未来发展前景；因为，艺术作为文化最为有效的视觉载体，究竟能否真正地立足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是与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一问题与我们的大学高等美术教育亦同样密切相关，假如高等美术院校不能为艺术领域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那么所有的展望和宏愿都将如同沙上筑物般的虚幻。

那么目前高等美术教育的状况又是怎样呢？无须讳言，是令人失望的。

高等美术院校的教育，在持续若干年的市场大潮的冲击之下，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危机：美术教育的产业化，竟然是和学术的平庸化、知识的空洞化、做人的虚假化以及功利的“关系”化齐头并进的！教学、学术、科研是高等教育的立足之根本，这本是此行业中的常识性的共识，但恰恰就是在这个方面，存在和生发着日益严重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学术”、“知



识”、“文化”目前仍得不到应有的认识与尊重的标识，尽管人们在口头上说的是另外一套。

在此我不想把焦点对准外部的因素，诸如教育政策的欠缺、历史积重的难返、具体执行的困难、公众意识的偏狭……等等，因为一味地强调它只会成为逃避检视自身的借口。任何人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仔细观看便不难发现，目前高校的教师状态：看书、研读、写作、创作正逐渐被喝酒、牌局、泡吧、游乐所取代，那种20世纪八十年代曾激励无数青年学人的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敬仰、对学术的尊重、对艺术的追求，如今已所剩无几；取而代之的是平庸、趋奉、跟风、功利的“关系学”，因为这几样最保险也最管用。正是在这些看似没有意义、实则深奥无比的“关系学”中，现实的功利方才得以经由一条轻松之道而通达，权力的金钱化进而能够悄悄地完成转换。秘密很简单，在“教育产业化”的大潮中，许多“聪明人”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院长、博导、编制、招生人数等等，皆是可以谋取利益的手段，在这方面下力气要比在学术上做那些“清苦”的功夫划算百倍……，这年头还有谁真的去读书、写作、创作？那才是真正的傻帽！这条心理暗路，我在这里替那些不好意思说的人说了。

所以，部分教师队伍自身的不洁：意识堕落、不思进取及

涣散不整，是目前教育危机的重要成因。究其根源，它牵涉到知识分子人格的历史性失缺，以及当代知识分子内在人格重建等命题。

我想再换一个角度来切入此题。我最近恰好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建筑及相关美学的课题，在南京仔细寻觅踏勘了民国时期的陵墓建筑、政府建筑、园林建筑和生活型建筑，在经过认真的比较、分析、思量之后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南京目前的城市建筑都是些没有文化的人规划、设计的，而恰恰南京又有那么多全国闻名的高等学府！尤其甚者，南京越有名的高校，其校园中新近建造的楼房就越没有品味，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令人哭笑不得。不由得想起陈丹青曾说过的一句话：“当下有些教授的水平只抵得上民国时期小学老师的水平”，真算是有了验证。确实，民国时期的学者、专家和知识分子，不说别的，就凭其一手好书法和地道的文笔，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人格，便能使人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格力量，坚韧、硬朗，其所具有的文脉传承性和人格象征性，是具体的、有形的；它渗透在三、四十年代建筑的造型、材质、线角、肌理之中，变容为我称之为“建筑的筋骨”。只要我们看一看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墓、廖仲恺墓，关颂声、杨廷宝设计的音乐台、谭延闿墓，以及总统府、行政院、灵谷塔、美龄宫、博物院……等民国时

期的建筑，就会直观地感受到某种流动在历史文脉中的美感，以及从中渗透出的人格内蕴。而九十年代以来所兴建的那些动辄几十层高的现代楼房，则全无这样的感受，因为它们与文化、人性、格调、美学的联系实在太薄弱了，以至于无法为其找到在历史中能继续留存下去的理由。这就是为何当我们面对二、三十年代的建筑——尽管没有超人的尺度、宏大的体量和先进的材质，却有一种相信它能永远存留下去的根本原因。

建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如果建筑不行，那么其文化水准也肯定存在着重大问题。那些世界上著名的高级学府，其建筑一定是具有



历史文脉的、形式感一流的、规划布局合理的；而那些学术中空、人才断档、追求利益的院校，则必定在建筑上留下痕迹。例如，许多希图通过扩招而达到敛财目的的院校，其建筑肯定是密密匝匝、形式简陋，恨不得连插脚的地方都不要，每一寸土地都能生出钱来。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前文所说的人格，特指中国知识分子理应持守的某种特定的心理构造，它是扎根于文化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对真理的向往，一种甘心沉浸于“艰苦”——苦苦求索状态下的人格化心态；有了它的支撑，我们才能抵御拜物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诱惑，才能将一种人格的精神力量积淀成可延续的文化传统。不幸的是，这一人格化心态，恰恰是我们今天许多在“功利”方面下了太多功夫的“学者、专家、教授、博导”们所不具备的。目前在高等院校里，大家表面上都是在按学术的标准去行事，但在实际中，关系学已悄悄地成为第一定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教师能把上面的关系弄好了，哪怕他只是吃老本，甚至学术平庸，也照样能通过有效的“运作”，而去评职称、当博导；反之，不会搞关系的人，即使你才华出众，也难逃被冷落和受压制的命运。

反观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在全球化和商品化的大潮中，仍能相对持守住自己的独立人格与价值理想，我们从工业革命直



到20世纪末以来的各种思想流派的发展、衍变和成长过程中可以亲身体验到。就拿马克思主义来说，它也是西方多种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思想流派中的一个，而在我国被进一步发展了。最近几年在西方兴起的以重新清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定义人类的国家、历史、文化、价值为重点的“New Age”运动中，我们又看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性的新一轮表述。它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格心理结构有着历史的延续性和现实完整性的佐证，同时也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究竟以何为立足之本？我认为，他们惟有立足于历史和文化的层面上，而非现实与功利的层次上。这牵涉到一个根本性的价值向度的选择，其难度丝毫不亚于一个人在决定是否皈依某种信仰。我在此无意就这一话题做过多的展开，而只是想提请同行们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并作出自己严肃的选择。

- 1、我看到的风景 摄影 欧阳阳光
- 2、虚拟风景 油画 陈德海
- 3、芭芭 摄影 孟阳阳
- 4、鱼 油画 张丽